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淡然軒集卷三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孫珩

欽定四庫全書

淡然軒集卷三

明 余繼登 撰

序

送查紹亭叅藩山東序

不佞方束髮時海寧紹亭查公已通籍為名司理竊意以彼其才自顯庸也乃遲回者餘二十年始以憲大夫備兵津門又二年始晉叅藩政督東方漕務夫才賢而

偃蹇阻抑不得馴致高位則不能無少望往往傳舍其  
官日冀得代去公沉抑久比再起家僅以次遞遷不越  
常調顧能屈能伸彌抑彌奮方其治津門也當南北舟  
楫往來之衝又水旱為災能精心經畫為一方圖便計  
裁省驛傳優卹窮簷獎進良吏禁戢靡宕妨生椎埋作  
奸之徒日鰓鰓然即理其家務無以踰此故兩載間廉  
頑貞淫起敝維風俾下邑大夫行公之意得各舉其職  
而無一切牽纏之患于公行依依不忍舍詣不佞請詞

竊按山以東古齊地地連畿輔轉山東粟由汶濟而達  
京師其勢甚便故國家之視齊猶外府然齊故大國即  
史所稱車轂擊人肩摩何其盛也當其時南支楚北支  
燕西支三晉軍興之費無歲無之而猶號富強於天下  
今臨菑瑯琊猶故也山海魚鹽之利無改于昔也計歲  
所輸縣官費者不及昔之什一而戶鮮蓋藏民稱凋敝  
安得所謂家殷人足如古昔者乎農民畢命耕作猶不  
能滿歲額煩使者執簿書繩之比歲凶至捐內帑佐百

姓之急而一二不逞尚嗷嗷以時詘為辭嘯而過市掠富人粟此何以稱外府也夫督賦者主在足賦賦稅不充見謂溺職然以取盈之故而蝕蠹其民令顛頽溝壑若逋逃潢池此其憂不獨無賦之患矣賦者不從天降鼃錯所云生于地長于時而聚于民力者也蓄其力不違其時使人懷樂生之心則野無貧民國無逋賦故催科撫字兩者勢若相盪而機實相須也予獨怪漢武帝日事征伐以虛海內于時諸臣不能輕徭薄稅與天下

休息顧希上意指籠天下鹽鐵出告緡令以重困百姓  
卒之上未獲其利而民不聊生至今令人於邑非之故  
治賦有道橫征暴斂藝極無經者舛也纖取倍計竭澤  
而漁者拙也促期煩會急如逋亡令貧民稱貸商賈牟  
利計之左也驅游惰之民墾生穀之土出山澤之利適  
徵會之宜如是而已昔人有言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  
之為取夫能知予之為取者可以富民可以富國可以  
操大柄而盈縮天下之元氣是皆公之所素裕者方公

守安慶也逆卒稱亂大璫肆螫呼吸之間成敗立見而公不難密謀顯訟以熄其燄而折其威此其鎮定之才剛毅之氣久有大過人者又何難從容持籌而調停均節于無事之時也

贈林大夫丹臺三載考績序

今之校士者猥云吾取人以才耳不必盡以尺矧繩之予竊謂不然夫才者材也將以適用也不尺不矧何以適用不適于用何以言才此義不明而才之名為齊給



爲便利才之流爲夸誕爲蕩悍晚近世士性能稍異往  
往溺其末流樂其名稱薄經常而競恢懦裂官常而恣  
胸臆曰吾非常之才安可繩以尺矧也夫信如才而可  
以齊給便利夸誕蕩悍稱也則古之宣慈惠和明允篤  
誠者何以稱焉又何孔子之所嘆以爲難者而今滋多  
也故宣慈惠和明允篤誠才之質也齊給便利才之末  
也夸誕蕩悍才之賊也予嘗持是說以語同志獨曾直  
卿氏以爲然比直卿典試而所首舉者爲漳南林君林

君之文固溫醇爾雅守先民之尺蠖者也予謂直卿能  
得才即直卿亦自詫林君才未幾而林君以次出典深  
州直卿言州牧之職其率屬也如守其親民也如令筮  
仕而典州者難畿輔諸郡部使者之所沓至彼此異勢  
愛憎異情是非易淆毀譽忽變筮仕而典畿內之州者  
尤難予謂直卿意難林君乎以林君之才何難恢懦其  
詞以解于世俗之耳目薄而不為也夫不肯越尺蠖而  
為文又安肯越尺蠖而為政以尺以蠖于治奚難焉深

人杜君榮者予同年友也為予言君始蒞事察謠俗問  
所疾苦撙積蠹省供億罷法令之妨民者行之踰月吏  
抱牘受成無敢短長民不畏吏會歲饑君周行阡陌間  
發倉粟以賑之緩征弛役釋禁輕刑一意與民休息行  
之踰年百姓安于田里無愁嘆之聲無流離轉徙之志  
爭相戒捐其小忿不以煩君爰書訟庭無事君乃進文  
學弟子與陳說經術剖析疑義俾不悖所聞歸之大道  
又以月旦屬諸父老為分別禮義科指出教民簡易冊

頒布之俾歸各訓誨其子弟以風易閭里行之三年民  
化其訓樂其業訟獄衰止桴鼓不鳴青衿之子彬彬然  
質有其文舉其鄉者倍于往昔于是部使者疏君治狀  
上之功曹主爵者奏君最按令甲得封其尊人如其官  
璽書既下會其尊人來省視君為具法服陳制詞菴韞  
為壽融融樂也予間以杜君語語直卿因共嘆君之治  
大都在平法令振困乏清犴獄興教化斯皆有司之尺  
燧無他奇也而君次第推行之期當于民心而止卒令

事集民安名尊而親顯彼其竝時之吏以才名自蓄者其精神之馳騫豈不欲陵君而出其上而一敗僂辱豈獨其性殊哉彼亦窺見世之一二揚詡為吏者用小治辦或好氣敢往輒得意去故不勝苟且之心而緣飾伎倆以庶幾于一快遂至此極也而耳食者猶然扼腕而惜其才以是為才才豈人崇耶國家亦奚賴若是才也者而用之也昔成弘之間禁罔疏闊居官者寬然行其志而毋務徇其名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民以太和海內

殷富今能吏日多奸軌日起法網日密民生日窮至勤  
主上操三尺以申令之而宣慈惠和明允篤誠之士猶  
不得與齊給便利夸誕蕩悍者較軒輊則才之名誤之  
也治行如林君而以高等褒顯其所風者大哉會杜君  
來徵言以賀用次前語歸之

送憲大夫彭秀南擢浙江大叅序

秀南彭公備兵津門幾三載以治行最擢浙江叅政行  
有日矣郡邑諸大夫服習公訓而惜其別也走使來徵

贈言子竊意津門在京師宇下為咽喉要地今倭夷猖  
獗闌入朝鮮破其國走其名王朝鮮不能支將乘矯汎  
而犯津門有急則京師恒擾公治津門久諸所擘畫如  
卹民饑清獄訟詰奸宄飭武備一切出令布憲皆惠民  
實政故數歲以來旱蝗為災民半菽不給而溝壑鮮瘠  
萑苻無警戎器既除卒伍不譁當此之時使公持籌於  
上諸大夫稟仰畫諾循令而從事則人樂為兵兵樂為  
力滄瀛之間隱然藩籬之固奈之何移公而浙也浙與

津門地有輕重勢有緩急主爵者謂何令公釋重而趨輕舍急而就緩乎已而自念主上天覆宇內何知南北即以輕重緩急言人情每難所重易所輕備所急畧所緩難則圖備則無患易則弗慮畧則弗圖弗慮弗圖乃足虞矣公雖去津門而整齊振刷之具固在天子又憫然念重地之急也特置文武才幹之臣廣召募精訓練以坐鎮之即有倭患而倉卒足恃浙故嘗創于倭虜劉特甚雖其人勇悍能奮脰不顧然健者應募而北壯者



老幼者生未嘗見寇欲其聞戰聲頓足犯白刃斷死於前難矣何者未嘗訓之無以作其氣也公為監司能布恩信稽尺籍伍符得士卒心茲借公而南欲公即所已試者而効之南乎況我之所重敵或難之我之所輕敵或伺之我之所急敵或避之我之所緩敵或乘之公在津門而備其所急則重地重公在浙而備其所緩則輕者亦重輕者重而重者益重矣顧予之私憂過計而欲倚重于公者不在倭而在盜蓋倭如豺虎然豺虎窺垣

有垣可扼，艗既備，漂忽難前，獨今海內虛耗家鮮，蓋藏歲一不登，枵腹待食者十室而九，待食而無以得食，則待斃不能坐，而待斃則轉而為盜矣。蒼赤盡為蝨賊，鉏耰悉化為戈鋌。一夫鳴張，千人蟻聚，萬一有冀幸之夫，乘間而用之，此奸雄之資，而亂之始也。計浙與三輔，何異正昔人所謂無亂形有亂萌，是不測之憂也。予計誠過，敢以質之于公。願公以叅伯之重南，而銷越之民萌，旋復以中丞之節北，而銷三輔之民萌，則南北長無

事矣公有意乎予將計日俟之

饒陽令閔君考績榮封敘

閔君汶令饒陽之二年通前令上高時計滿三載當報  
政主爵者上君治行中賞率乃按令甲下璽書褒予之  
贈其兩尊人暨其配如其官璽書下饒陽饒人士介同  
年王君來徵贈言不佞竊惟士方未遇無不自意安有  
屈首受書而不能取顯庸累歲月之勞以榮其親者乎  
然今之資適逢世者何限至有紆青紫積歲時而父母

不沾一命者則為吏之難也夫吏治難而令尤難令難而畿輔之令尤難畿輔密邇輦轂部使者數倍于郡國賢者易以騰聲不賢者易以蒙詬無論不賢者請言賢者共事而吾處其名則不賢者忌共賢而吾處其上則賢者亦忌賢者忌則陽與而陰敗之不賢者忌則浮慕而計壞之上意不吾嚮則因其不吾嚮而明言以毀其功上意吾嚮則因其吾嚮而微言以毀其名此猶其相與者請言其上者上有所欲急而吾偶緩之則指為廢

格上有所欲緩而吾偶急之則指為廢令彼之所緩此或急之彼之所急此或緩之而吾以應此者應彼應彼者應此則一事而彼此之喜怒異民便于急上或緩之民便于緩上或急之而吾從上以拂民或從民以拂上則一事而上下之毀譽異微文小例動皆纏牽而欲三載之間孚下獲上送往事居一無所失以完吾名難矣故曰畿輔之令尤難吾不知閔君治上高狀乃王君則道君之治饒者矣君治饒競綽剛柔一無所偏主而一

主于至誠先民而後身先實而後名在饒再閱歲妻孥不以入官舍蔬食浣服蕭然如旅人民有陷文罔者每曲意矜之不得已而後致之法即置之法而情常溢于法之外甚至狴獄累繫亦歲給米糈生活之獨胥役為奸利即窮治無少縱細至筆札之微亦日有程稽勿令得剝削吾民邑有三功臣田租額故輕于民賦猾民利其輕而擅其利數世矣比均田令行民賦稍寬矣復欲以其租竄入民田中百計經營至抱牘走闕下君力持

不可為分別所以異卒令不得逞其奸邑故下濕水則田為沮洳水去則沮洳者為腴田田無定額豪者往往私其腴田而匿其賦以賦累窮畸民君廉得其狀為大搜伏田凡得田若干頃邑常以水故卒移養濟院于學宮之左而移演武場于邑數里外廢而不講者更數令君喟然曰茲胡以稱右文而無忘武備哉乃捐月俸為擇近善地易置之而又以其暇延禮逢掖士為剖析疑義校諸騎射于農隙以示威衆銷萌之意王君述君治

狀不具悉其大都若此夫邑故僻壤無行李之往來故  
君無境外之交以借資而釣譽其精神之注厝獨孜孜  
于便民之事又巧宦之視以為不屑為者故民受其利  
而人不忌其名身居其實而上不疑其偽以日月得上  
功有司寵施其親世之所難而公得之易茲可不謂榮  
幸哉漢世政尚綜覈吏治蒸蒸盛矣乃其所尊寵者不  
在趙京兆之流而在潁川渤海彼潁川渤海固敦本尚  
實崇禮厚俗無他奇也主上哀憫元元抑矯虔吏而痛



繩其墨者其意指猶漢法也君既以舉職當上意博榮施則無難於畿輔之令當無復有難君者華紱恩綸固未可量矣王君曰有是哉請書之為異日左券

邑侯馬瑞河文獎敘

邑自清宇林侯之後缺無令者亦越三時握篆視事付之隣邑之貳蓋數年之煦育不勝三時之腴削矣晚得馬侯以趙博士擢令吾邑趙與吾邑俱畿內地侯固稔知邑之地瘠民貧賦重而役繁也而又當亢旱之後腴削之餘百

姓嗷嗷朝不及夕甫下車即問民疾苦竭心思求便計乃  
條為十八議上之郡守監司暨諸直指使者予之者十九  
不予者十一不佞聞而嘆之此十八議者謂不利于民耶  
則民便之矣夫令也令一邑苟利于民專之可也矧論定  
而議議而復請請而復行顧猶然有不予也者此何以說  
也如必惠自上流令不得議則令可嘿嘿無事已乎又安  
所稱令也卒之不予者不勝予者未半載而獎予之檄交  
至於是諸搢紳士洎父老子弟來徵贈言不佞竊惟智者

不逆上以任譽志士不嘗試以徇名侯計以紓民之困而不計上之予否是令之職也非以博名高也不慕名高者不樂諂言不佞安敢以諛詞進聞之聖人舉事必藉于權而成于斷權者事之幹也斷者事之機也權一者能制計定者難惑請言令令者如大將建旂鼓以令衆而左右進退惟其指使而不敢越之謂也故令行則治否則廢雖然亦難言矣令以一人坐堂上而利口機械之徒伺吾好惡而圖以奇中欲興利而言利者進欲

除害而言害者進欲利害一切報罷而為無庸有事之說者進人情變態莫可究詰故能操利害之柄則令行科條煩蕪書策稠雜而能不沉于辯不溺于辭則令行勿朝鼓瑟而夕改竽勿議事擊輶而當事首鼠則令行勿與知之者謀之與不知者敗之則令行其言是其人非則用其言詘其人其言公其心私則察其心并詘其言則令行有擅行不顧擊斷無諱牟利于身而結怨于百姓者必無赦則令行夫叢藉人以神神去而十日枯

矣虎藉狐以威威行而百獸畏矣是故其威內扶者不怒而民畏當機立斷者不勞而成功故曰致治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而上之知不知無與焉此勞人之特操而賢者之上願也不佞又聞之竭言不讓忠也聽言不二明也忠無隱情明不拒物侯儻不以予言為過計繇此以議功名于世其所至非不佞所能量矣

邑三尹邢晉川交獎叙

今仕宦自長令而下若丞貳簿幕上之人即見以為冗

瑣而無當于用歸功獎能十不一二而嚴譴苛責十常八九彼見上之凌折之也其廉者掄過不瞻碌碌奉其職其卑者幸旦夕無事為囊橐計耳此無論上之人薄視之即其人自視亦以吾冗瑣耳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嗟夫人之才品豈緣官秩而顧以崇卑為賢愚哉博平邢君既受牒為吾邑簿予識君邸舍君曰某有先人之敝廬足蔽風雨不腆薄業力耕其中足以自老必不敢以官為利以自黜也予謂君曰夫才品在人有限不

可強致而所可自靖者心此心不點則是非毀譽榮辱  
得失舉無以撓其中執此以往即盤錯重鉅無足為難  
者況舉一職效一官也君既視事而精勤舉職廉平不  
苛能不媿其言蓋簿緣河設職主河不主民事然署不  
在邑而在邑之別鎮鎮去邑遠舟楫之所往來商民襍  
處于是有舍其職業不理而理閭閻之爭訟者鎮有權  
稅輸之郡者歲數百金皆簿為之徵輸緩急之間不能  
無所染指故往往不為河決溺其職去則為豪奸挾其

短長以敗噫茲豈官之罪哉君至一切謝絕民事云自有主者獨日夜行河率其徒役猾猾然視隙岸而繕治之每當秋夏之交至舍河上督畚鍤力與河敵河即暴發不至沒禾稼為運道梗君又悉輸稅之苦曰古之稅者廛而不征今有有其貨而有其稅者亦有無其貨而有其稅者甚至有無其貨并無其人而有其稅者吾力不能為商人請命忍漁之哉故年來市廛空虛而逃徙不至盡者君之惠也君所為精勤廉平類如此久之而



部使者獎予之檄交至獎多媿詞大都如前所稱說者  
邑諸君子欲從予受詞往賀予惟古人有言賞異等罰  
不肖舍是無以治天下然今賞罰之權提衡于部使者  
部使者在昔微行問閭察吏治得失耳目皆以自任而  
後漸寄之監司郡守監司郡守倦于伺察而漸寄之私  
訪之奸耳目自任則部使者為政寄之監司郡守則監  
司郡守為政寄之奸民則奸民為政部使者為政是是  
非非百無一失焉監司郡守為政十不失五奸民為政

則是非淆亂不可知矣蓋奸民而操上之權將睥睨長  
令陰訶而陽持之其視丞貳簿幕蔑如矣彼小民見其  
易危一不當即羣起而嘵之廉近堂卑法日以削夫既  
樹之秩庶務之所倚辦而其勢至使上之人輕之下之  
人又輕之以至不敢自重則安可不藉一賞以示吾之  
獲上使人不敢狎視而思易踰也諸君子所為賀君之  
意其在斯乎若君之心則固不以官為利者而又何利  
其名也

贈學士陸敬承先生視留篆序

高皇帝定鼎金陵倣古弘文麗正遺意置翰林院延天下名儒若青田龍泉諸君子日侍左右相與闢草昧之路諸君子逢時遇主亦各輸所志黼翼鴻猷樹豐功而垂休問故雖宸極北御百數十年留院之長無所事事至比于隱丈人而天下視之如鼎彝鍾呂崇重而莫敢望焉豈非地以人重所從來久遠哉予往歲偕宮諭陸君試士留都循故事讌於瀛洲之署升堂四顧恍然若

有數君子者揖讓於前而庶幾遇之也君之言曰今天下諸司間曠幽寂無如留院最者吾得長是署吾意將甚適焉予漫應之曰君自適其適宜無不可第吾儕無樂君有此適也君曰何故予曰君朗識淵衷博聞雄辯與之高談竝議考古酌今纚纚洋洋靡不各究其指能令聽者虛往而實還故吾儕視君為友為師為著為蔡安可令君一日圖南而自適也蓋又一歲君晉秩學士綰篆而南長留院事竟如往歲所言夫間曠幽寂之司

吾儕不欲處君乃世固不能舍君豈君意自適其適而主爵者莫能違耶抑君以前上書不報近有所陳說又未甚尊行其言遂欲屏跡而南自處於若進若退間耶君往矣勿以守空篆第坐私闕吟卧自如亦勿徒尋六朝遺跡躡空觴咏以悠悠為愉快夫天下變故每苦於卒來天下事功亦嘗苦於卒辦藏智蓄謀計當有待則當機應變用始有餘方青田龍泉諸君子伏在田間世疑於不用然其心未嘗不願宰天下垂功名于竹帛也

主上神聖何難步武高帝今適深居靜攝未遑覽君之  
疏耳如一旦清燕之暇取君先後所陳說者紬繹之而  
概於中有詔召君處以啓沃贊襄之地君出所未用者  
以濟艱定傾與青田龍泉諸君子比績而爭烈當自留  
院起矣君戊子所舉江右士某君某辛卯所舉南畿士  
某君某來索贈言予不嫻於詞姑述先與君語者稍次  
第而歸之

賀劉諫議母胡太孺人貞節序

予貳禮曹主在褒揚海內婦人女子之節烈者以惇倫  
勵世厚俗維風今國家道化所翔洽最久亡論郡國歲  
所上貞女節婦事後先相望即都門之內薦紳之家數  
月來有幽閨姱節者二焉一為馮太史母劉孺人一為  
劉諫議母胡孺人劉孺人别有序胡孺人者幼嫻女訓  
十五而歸贈君又三歲而舉諫議君二十九而贈君死  
孺人於時不難以一死相殉而顧諫議君煢然也乃大  
痛曰死易耳誰其撫此者以續劉氏不絕之脉而報夫

子於地下也於是謝妍華攻苦食貧日夕督諫議君於學比諫議君成進士讀中秘書至今官臺使者具孺人事疏聞於朝下之部部覆如其言得俞旨表厥宅里孺人益太息曰未亡人始望不及此其及此天也吾徼天之幸以報夫子足矣而忍自以為名哉聞者益賢孺人適李君蒼泉將鳩里人為賀徵言於予予惟婦節難在士夫家尤難田婦野女澹泊素甘心無二慮士夫閨閤其於紛華靡麗狎目薰心一旦寂守空閨母子形影相



弔悠悠歲月歷數十年而介然漠然無盛衰之感此非  
心堅金石者未可易言故曰難也孺人伯姒居尊官顯  
榮赫奕獨孺人單門弱息歷百艱以有今日人見其老  
綏祿養晚載榮名無弗為之艷羨者而詎知其至難至  
苦匪易致者哉夫天人之際交相為報天之報孺人惟  
諫議君孺人之藉以報國家亦惟諫議君孺人身兼教  
育之事彼其自幼至今家庭之間所為諄諄訓誨者舍  
貞之一字當無他說矣夫從一靡忒不以生死易念婦

之貞也純一不二不以利害易操臣之貞也諫議君幸  
得身為近臣出入禁闥於天下事無所不可言且值多  
所可言時上至衮職下至民生利弊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勿抗厲以為高亦勿避忌以為能使吾不負言之名  
而天下受言之利此善行孺人之志而報主上之職分  
也審如是則所為光顯孺人者又有出於貞節之外者  
矣

送馮用韞學士奉詔歸省序

萬厯癸巳秋馮君用韞晉宮詹學士視翰篆寢寢嚮用  
矣會其尊人仰芹先生以河南大叅入賀萬壽還移疾  
乞致仕用韞聞之即具疏請歸省視天子嘉其意予五  
月休沐加賜金幣俾乘傳以歸予造用韞問曰君胡為  
乎歸也曰家大人歸矣吾安能勿歸曰君家大人胡為  
乎歸也曰病矣安能勿歸予曰君家大人能自二千里  
外望闕而趨陛辭而往頃得一再奉觴見其飲食笑語  
不異往昔此不病明甚無亦謂君家累代仕宦而今又

父為叅伯子為翰長德業聲譽皆世所指目艷羨故鑒  
滿盈之戒而為是止足之計予予竊謂不然夫滿盈若  
器器有可以斗升量者以斗升注之則滿盈滿盈則足  
足則止不止則溢江海之大利盡萬物萬物得之以滋  
以生故衆流歸之百川灌之不見其止亦不見其滿盈  
人之器量亦猶是矣先生江海也昵而就之城府不設  
肺肝畢見徐而察之則瀕洞淵泓蓋渟之無窮而資之  
無盡也夫天下無事即中材亦可以自効天下有事非

卓犖之才難與應卒今饑饉薦臻羽檄交馳不可謂無  
事矣君家大人既身負其奇自宜畢智竭力排難解紛  
以樹尺寸報累葉之寵榮奈之何當五十有五之年抱  
十不一試之畧猥自託於止足之說遽求便安以自遂  
其私也夫世惟需才而才之用世各有所重才非大用  
者以退為世重知進而不知退則敗名才可大用者以  
進為世重知退而不知進則無功君家大人果才盡而  
退乎抑有才而不盡用姑以退為名乎不挾其才而進

以就功乃挾其才而退以就名豈以其所重在此所輕在彼也且君家大人進則君即欲歸無可指以為名而國家于君父子兩得其實用退則君之歸適得借以為名而君家父子獨享其榮名彼榮名之不可滿盈也猶之祿位也欲以避祿位乃以就榮名與其退而就榮名有其名而無其功孰與進而就祿位有其名兼有其功也用韞曰子得其一耳穿楊之射百發百中猶貴善息吾弱冠登朝一蹴而至金紫即家大人不歸吾猶懼弓

撥矢鉤也而况家大人病也予曰夫所謂弓撥矢鉤者  
以末勢言也君雖顯庸乎而守閒曹弄柔翰虛言無用  
今漸柄用矣是方其調弓均矢時也而即虞其撥且鉤  
乎且天之不易生者才也人之不易得者時也非功無  
所施才非時無以建功才如利刃不試則鈍時如隙駒  
既往不復君行矣勿謂少壯為可常勿謂歲月為可惜  
奉詔而往奉詔而還俟君他日功成名遂然後奉身而  
退稱君家大人百歲之觴為詞林盛事當自有紀述之

者無俟予言矣

奉贈夢翁李老先生榮晉南少司馬序

夢池李公撫畿南久廷臣以公名賢屢推轂公屢報罷  
戊戌冬始晉少司馬佐留樞事行有日矣真定徐令藁  
城錢令以予為公宇下士具公治畧來徵贈言蓋予反  
覆公事而嘆公之難服主上之明也薊保晉三鎮為京  
師屏蔽自欸市至今獨薊鎮猶苦未寧耳晉不被兵保  
鎮益無患無患遂無備無備遂無兵公意敵可猝來而



兵不可猝整備不可猝辦故始至鎮即簡將練卒補乘  
飭具節約浮冗修理亭障經營於久廢之餘而振起其  
積弱之勢此公之難也趙魏六郡民鮮蓋藏曠旱艱食  
不難轉徙為盜縱之則亂急之則愈亂公為諭諸長吏  
察疾苦省勞役發倉廩賑卹不驚不擾徐為措畫而  
萑苻無警田里皆安此又公之難也中使銜命開採戒  
令勿擾公禁之不得抗章攻之不得引身避之又不得  
力難坐制其橫勢難坐視其橫一操一縱其道委蛇不

令喜不令怒卒使我無其跡而民受其惠此又公之難也邊臣守禦三韓間兵連不解羽書狎至方調兵朝鮮又調兵津門兵固公所素練也然練之則足分之則不足自海上戒嚴敵且生心公以其足者分以備倭而以其不足者留以自備日討軍實日辦軍資以義激其行者而以恩撫其居者令行者無怨居者無虞此又公之難也貧民半菽不具而軍興轉輸百需取給焉百姓嗷嗷所在思亂公為躬歷郡邑拊循而慰安之戒驕從損

供億未至咸不聞有公至者既至而德意所流溫於挾  
纊乃始懽然幸公之至也故即力盡不勝役財盡不勝  
求而嘆息愁苦之民卒無呼譟而起者此公之力也又  
公之難也方公疏上忤上意衆謂且得罪去而上知公  
信公推心不貳委任不疑晉公副都御史再晉今官浮  
言不能搖讒言不能中蓋海氛未靖畿輔重地不可一  
日無公故留公必海寇既平始晉公秩以酬公勩故曰  
主上之明也或謂知公不宜令之南置之散地予謂不

然天下有變自外起即至猖獗有所限隔而防禦之易自內起即至微眇易於嘯聚而削平之難防變於未變則從容暇豫而其圖易防變於既變則倉皇舛錯而其勢難今倭雖去屬國雖安而奸人以利事惑上聽者紛紛四出此范文子所謂內憂不可謂無事也留都根本地長江上下悉為盜區數年來所為防倭計者其畧可睹已識者有隱憂焉公既身當其難而拮据於多事之日必能圖難於易而計畫於未事之先所為用公者意

在斯乎則益服主上之明矣

贈劉斗墟叙

世之仕宦於時者孰不思自顯庸也以顯其親此人情之必不能無者而豪杰之士或不然蓋人不可徇則身有所不暇計法不可撓則榮親有所不暇及若吾邑侯斗墟劉公其人也公守合州值有採木之役公主在集事而虞在擾民卒之民不擾而事集會忌者讒之于直指公見直指白所以不擾狀無少遜謝直指恚甚何物

守乃強項如是即以擾聞上怒逮公赴詔獄公毅然就逮緹騎卒冀賂稍折辱之公曰守惟無賂故逮逮則逮耳守故無賂也會州民數千百人隨公攀號爭醵金錢為道里費公悉却不受逮者為感動善視之比獄具不如直指言守得釋僅醵三秩既而起黃安令再令吾邑一以愛利為治行比邑人有亡其馬者謂吾邑人盜買也且指與盜通然邑人實不買馬令某遣人逮邑人且急索賄邑人罄所有賂之不能滿其欲計無復之遂雉

經死令某怒未已復逮繫其子并欲逮子家屬公曰買馬無左驗而株連不已足吾民可魚肉也父母之謂何執弗予令某愈怒為污蔑語中公或曰某豪有力能毀譽人公將滿獨不能忍一人以微寵于先人公曰吾知有吾民耳終不以一命隳吾守卒不予兩臺監司即不惑于蜚語然無肯薦公者久之隣州獲買馬者并獲盜事始白比邑所遣人論如律臺使者益知公冤服公執爭露章薦公遂得以考最追封其先大夫如其官余子

曰當公之抗直指也慮不顧身矣而身卒以顯其撓豪  
令也計亦不顧官矣而顯卒逮親事有因敗而成功因  
毀而成譽者類如此總之公無心也公之心誠于為民  
而已善乎曾舜徵之贈公也曰吾輩居恒抵掌謂天下  
事任真心為之靡有弗效即未必效也而真心終不可  
化夫惟真心也故不可化如可化是是非毀譽之心非  
真心矣予聞公在合州州民失火比屋延燒公直趨火  
所祝曰民無知勿災民罪在守守當其災民懼焚守爭



挽守去守固不去曰欲捄守當捄火民爭呼捄火天為  
反風火乃熄歲甲午郡邑旱甚穀價翔涌人心皇皇公  
布衣蔬食行祈于郊會有言某所龍神是洪武初遡河  
而來者神最靈有禱輒應公為文禮請之將至郊公郊  
迎時從禱者數百人見有蛇盤伏道側共提擊之公以  
為神止勿擊令左右盛水于盎祝之曰果神也入此水  
吾得禮奉之祝畢蛇蜿蜒入水中四顧舁者無驚怖狀  
既至郊壇置神座前有頃復蜿蜒繞神身據神兩肩下

視人移時乃去遂大雨遠近霑足及境而止境以外旱如故嗟夫公之真誠至于格神天感風雨而乃不能動人猶令倏伏倏起也豈人勝天哉卒之天報善人非天卒勝也真心效也公今晉工曹入留都竊意天下之至蠹財至不可詰者無如工役之事彼閭閻脂膏出之民者十入之官者五出之官者十入之工者三夫出之民而入之官者此公所習知其出之官而入之工者不知公何以為計而節縮之也公之行也予不能與邑之父

老子弟攀卧留公特表公居官之槩以當輿人之誦不敢飾一詞焉

送馬瑞河邑侯擢守霑益敘

邑侯瑞河馬公治吾邑幾兩考矣察三輔治行無如公最諸往來境上問謠俗者無弗知公賢兩臺諸使者無論獎予之檄即露章而薦無虛歲乃並時之吏率用積次得遷去而公獨鬱鬱守一官不得調有疑之者間以問予予曰不調固宜夫仕尚巧而公拙是安得調問者

請其狀予曰巧吏尚嚴酷為能務以刑罰繩下而公依  
于豈第日煦育之至筭不妄加人巧吏急于簿書期  
會緩于民所疾苦公所孜孜在為民興利除害徃來阡  
陌開通溝瀆務多積貯以備惡歲廣賑貸之本巧吏腹  
民為儲峙以飾供億或為境外之餽廣交要譽而公獨  
捐俸餘新學宮置學田治塗建橋建久長之利巧吏多  
陽浮慕其屬而陰把其罪冀移過以自解公一以至誠  
馭下吏務在成就安全有不當上意者調護之尤謹巧

吏視上官意嚮有可中其欲者不難瘠下以肥之公屢  
近當事忍于甘誚讓而不忍厚算苛求以剝取錨銖之  
利巧吏或偽增戶口收取異等之效公再審編輒覈寢  
耗減孱弱不憚損其戶數巧吏先文法後教化公按里  
為社社立三老羣鄉之子弟訓誨之表貞闡幽示民為  
善之路公之政不能具述要皆世所厭薄不為者大較  
拙矣問者曰如子言誠拙然巧者勞拙者逸勞者罔功  
逸者有成拙者竟勝久之公以積勞晉霑益守于是問

者詫子謂拙勝言效予曰否以公之賢上之不得被徵  
召為臺諫次之不得入郎署纔得一州又萬里外蠻夷  
之所錯處是不免為巧吏所擲揄安與較勝哉問者曰  
不如子言霑益荒服非如畿輔在宇下也北望長安君  
門綿邈吏治得失非如三輔郡縣朝布令而夕上聞也  
部使者兩歲始得代文罔疏闊非如畿內直指持斧四  
出耳目繁視聽廣也而又貨財之所出囊橐難厭部落  
易凌人有忿心往往起而捍吏則見謂夷人之性易動

難安輒用斬殺束縛從事夫夷非易動也使民有不安  
其處者易動之勢也主爵者計以為用武健吏不如用  
良吏公久以循良著稱故推擇為牧使安之耳矧霑益  
眎建昌若東西家然在公實為便地何言拙宦不如巧  
且吾聞之巧者恃人拙者恃天人不勝天則巧不勝拙  
故拙者勝嗟夫仕宦之路如轉轂然巧而拙乎拙而巧  
乎予不敢知然予偶覽輿圖見霑益之南有地曰交河  
者以盤江蠟溪合而名之也宇宙之大為交河者無幾

乃公起家交河而今之典州又得交河則公于吾邑視若朱氏之桐鄉戀戀不能忘而造物者又或若象公意擇此地以畀公令顧名思舊不忘以交河之治治霑益也是天之置公抑又巧矣公之行也邑搢紳來徵贈言予因論次與問者之說歸之以質諸公而為公別

贈大中丞見泉魏老先生六載考績序

魏公見泉撫晉以來滿再考矣此近日撫臣所未有也朝臣以公名德廷推公可大廷尉可佐院務可南北卿



貳者數數然也不報公念其尊人封中丞公年踰大耋  
疏乞歸養苦情苦詞即令伯之表不切於此亦數數然  
也不報或遂謂公素直道屢抗章言事上心恚公故以  
此羈公予曰非也公自西臺躋而復起屢遷而至今官  
此上知公也知而用之用而羈之必不其然蓋所為中  
格而不報自有羈公者非上意也然所為公計即未可  
知所以為晉人計則善矣晉故邊鎮敵人昔所蹂躪自  
貢市以來寢戈息燧惟欸是恃士馬日以凋殘垣墉日

以圯廢轉輸日朘以供苞苴將吏日偷以待遷擢彼此相倣後先相襲若謂固然恬不知怪自公之鎮而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不則改心易慮從公於道又不然則已露章彈之矣公以身律監司監司以律長令長令奉意指各治其郡邑各詢疾苦各務節嗇務本尚實興廢起敝閭閻有恬愉之樂田野無愁苦之聲此公之有造於晉也烽煙雖不作而公防邊愈至日討將吏而訓練之簡其不任者易置之士馬羸弱者易之器械朽敝者治

之城堡墩牆之當創理者繕修之於是鎮始有將將始有兵兵始有騎乘器具要地始有城邊地始有墩堡垣牆無事則為桑土之圖有事足為守禦之備此又公之有造於晉也世之偽儒謬為詖說以釣竒炫世相習相煽自南而北俾新學小生日漸惶惑而沉溺公為創立三祠祠其鄉之先哲羣諸士於中親為論說勒之石示以惇倫尚實之是崇虛驚詭之非諄諄諭其子弟令子弟歸諭其父兄務使邪說以息學術以正教化以興風

俗以醇潛移默導而無其跡此又公之有造於晉也公  
剛腸疾惡見司餉之臣有以出納干公議者不難按蹤  
跡紀奏之怨有所獨歸而無所避勢有所反噬而無所  
辭使此為覆轍後為殷鑒膏脂不屑越於貪人金錢得  
需被於邊戍此又公之有造於晉也全晉課稅名為公  
費實皆私蓄公意費一也用之公則公用之私則私故  
不以稱使客而以飭武備不以資問遺而以充軍實實  
樹鎮戍藩籬之固陰省帑藏徵發之需此又公之有造

於晉也予嘗泛觀天下之人才士十一清士五十之一  
直士百一然才者未必清清者未必直即清矣而或至  
絕物直矣而或至陵人是又譬之嶮崖瀑泉無所用之  
矣公清操直節世所共信而為國為民一念發於真誠  
故所至舉職不徒以亢厲為高即拜疏移疾閉閣待命  
而一切庶務不廢經營自入晉至今無二慮此又人所  
不可及者公在晉久人多為公怏怏而晉人戀公如孺  
子之慕慈母惟恐失之故曰所以為晉人則善也予不

善諛人公亦非受人諛者因晉藩臬諸君子之請而撫公撫晉之槩如此主上方勵精理道與衆更新諸沉抑外寮者漸以登進今司功氏列公治狀必且褒勞加秩以驛書召公無疑予以爲公在外能扼公之身而不能扼公之澤不下於民在內則諫有所不必聽言有所不必行至於力所不能及不知公有何轉移調劑之方予且觀公之後矣

贈斗墟劉侯考最遷秩敘

古今談吏治者莫盛于漢然觀班史所載循吏如黃次公朱仲卿輩寥寥纔數人耳又皆以愛利教化為務噢咻如慈母然無它奇也其當時之吏如奉職盡節直法行治以摧折擊斷為名使豪強重足而不敢犯豈不稱其任而愉快哉乃不得與前數人者比績而並列以是知吏道所尚在彼不在此也今俗日趨于偷吏日競于法即使民有所赴而然有所畏而不得不然亦非太平之原父母之誼矣吾邑劉侯聰敏識事發奸摘伏批郤

導窳常有餘才而不盡用其才一主于仁愛化導以安  
全愚民方下車時或有言邑吏舞文能上下其手以出  
入人罪者猾役與吏為奸沒徵稅以自腴而責償于善  
良者奸民飛詭善隱田租者游民不能自食或鼠竊以  
幸旦夕之命者輕薄惡少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媮  
食不難聚黨剽劫者左道之徒百千為羣以誑惑愚俗  
者侯曰以吾力去此如從竈上掃除耳第民者從教而  
不從令善治民者使民見德而不見刑于是每詣學宮



與博士坐堂上羣諸弟子考德問業親自飭厲間問民  
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有盡言相正者不為忤輒謝不及  
後當自改不以顏色拒人恐不復聞吾過也諸生有明  
經飭行者欣然獎借不啻已出以勸誘其餘度邑之村  
聚為社社凡十八推長年有行者為之長取高皇帝諭  
俗六言而演其義俾聚其社之人訓誨之即窮鄉僻處  
亦時躬蒞其社自為講說勸以為善防奸節用殖財之  
意又鄉置里正父老得平決訟詞有訟者俾各就其父

老平之其處議兩造稱平即聽其決始而飾詞相加既而內悔願自省改者率置不問以是善者愛信之頑者瞿然而願化向惟見利今知有理義矣向惟翫法今知耻矣裕于財者稍稍能出粟周其鄉之貧乏矣羣盜大者就擒餘漸戢而改慮矣言左道以恐喜人意者俗且疑信叅之矣嗟夫筐篋刀筆吏之所為兢兢也即弟子師且倚席不談而侯獨以禮義為簿書以教化為期會使民興于行誼者日以衆多是不當與次公仲卿諸君

子埒哉諸君子遇漢盛時皆增秩贈金或入為公卿侯  
今亦以考最贈其先大夫如其秩而又新擢南水部郎  
寢以貴顯不可謂不遇矣邑兩學博暨諸弟子來徵贈  
言侯之種種善政難具述茲特表其化民成俗者如此

贈郡丞杜充菴考績敘

郡丞主郡國盜賊凡萑苻出沒及椎剽為奸利者皆得  
督郡邑賊曹掾以時察之蓋佐其守以禁奸銷萌綏靖  
一方也而郡國大者則又置閫帥一人率其屬以威不

軌而備非常于以佐守丞之所不及吾瀛固畿輔大郡也楚充菴杜公丞吾郡三年矣行將具治狀奏績闕下而聞帥時君率諸武弁求所為華其行者以不佞郡人使為之詞不佞竊嘆古之弭盜易今之弭盜難漢神爵間渤海盜起命龔少卿治之移檄罷捕盜吏諸持鉏鉤者皆為良民勿得問比解散則又假以倉廩以慰安牧養之用是盜賊悉平訟獄衰止異日秉政者用慘礪為務立捕盜條例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以溺

職論坐課累守上及監司當其時即欲罷捕盜吏不虞  
縱寇乎持文法者不以廢格詔書議其後乎幸勿束以  
文法矣主錢穀者能聽出倉粟假之乎即令許發廩矣  
又安所得粟乎故曰難也公四令大邑所至以廉平取  
効不愉快于武健以耀聽睹蓋成進士十餘年始以積  
勞擢郡丞公亦無褊心不少望益修其廉平之政為條  
教頒行民間諭以勸善防奸之意下吏仰畫諾奉約束  
無敢假徼游名恒擾百姓者百姓亦凜凜服從其教化

即有不逞朝發而吏夕禽之數年來歲屢稔小民安于  
飢寒無作奸犯科以扞文罔者齊魯晉魏中山之間民  
傷于旱所在蠶起無敢潛入郡地為寇掠者則以公之  
恩威所為讐服者素也於戲儻假公以便宜之權渤海  
之治奚難哉渤海政成漢主親召見晉水衡都尉職親  
近以示褒顯主上數下恩澤詔書捐內帑分賑窮瘡又  
慮飢民去為盜賊患苦百姓惓惓嚴飭有司無使滋蔓  
其垂意吏治民艱何啻漢宣公以考最詣闕下儻按考

功書見公精勤舉職當必有顯擢以酬前功而責後效者矣昔王生教龔少卿即上問治狀不可有所陳說宜止曰主上之德當其時吏民富實安于田里故所為對宜止此今郡中無所積蓄歲稍稔民猶食半菽一遇水旱不徙則死夫飢寒切于身慈父不能有其子此公所明知者萬一陞見時得賜清問當極陳疾苦情狀無徒如王生所置對矣

賀崔友泉榮薦叙

予同年易憲副君選嘗言其邑侯崔公之賢也曰公通才朗識無隱弗晰當幾能斷然亦惟是利于民者始為之於民弗利不苟變常便於事者始為之于事弗便不輕易法威以束胥吏而不以槩齊民惠以寬慚嫠而不以及奸宄色笑以禮諸生而不以假左右予嘗一再會公於長安旅舍聆公言論丰采而知君選之言不妄也自公宰邑以來而悉公治行騰在薦剡者無歲無之久之以積勞晉秩郡倅分署予邑之別鎮未兩月而巡按



侍御陳公即露章薦之蓋猶以肅寧日治效也鎮諸君子將稱觴賀公而命予修詞予謂公先主治民今主治河治民者嘗苦其不足治河者嘗苦其有餘民不足則窮而為害河有餘則溢而為害故治民者當撫摩之嘗勿使至于窮而治河者當隄防之嘗勿使至于溢至于順其性則一也公既治民而效矣又奚難于治河哉或者言函牛之鼎不以醢雞郡倅視令誠尊然令之職無倅之職專無則得游于職之內專則不得越于職之外

以公之才而使束于行河一事他不得與焉是縛孟賁  
之手而觀其鬪羈騏驥之足而觀其走也無以自表見  
矣予聞徐沛淮泗間河水橫流城邑為圯黎民其魚督  
河者皇皇然無以為計儻晉公崇秩使主其事得以自  
見其奇當必有良策異謀成宣房之功以紀績太常者  
又不止清一帶之流為部使者所薦揚而已敬以是復  
諸君子之請且以俟之異日

淡然軒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澹然軒集卷四

詳校官典籍<sub>臣</sub>潘奕雋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沈培

謄錄監生<sub>臣</sub>孫珩

欽定四庫全書

淡然軒集卷四

明 余繼登 撰

序

壽陸年伯七表叙

方小子登之讀中秘書也海內兄弟執經而敬業者三十有一人又十四年為萬厯庚寅而諸兄弟列在交戟內者纔六人耳此六人中兩尊人稱具慶者又纔三人

三人者宮諭陸敬承馮用韞少司成楊貞復也貞復家東粵道里遠故楊伯氏不能時來獨陸馮兩伯氏能來陸伯氏之來也以就養而馮伯氏之來以官予小子竊自意陸伯氏業儒不就而就敬承之封此其為人必游心自恣放浪形骸之外馮伯氏少年登第數歲而至臬大夫為大夫者已十餘年此必以體貌相加遺盱然峻也既而隨諸兄弟脩子弟禮謁見兩伯氏則陸伯氏貌甚莊諸兄弟亦以莊見嚴問則諾對則起三爵而壽三

揖而退儼然以賓禮遇之暨見馮伯氏則驩然若舊藹  
然若父子家人舉白而浮信心而語蓋畧分忘形而又  
能令諸兄弟畧分忘形也小子則退而私嘆謂兩伯氏  
者皆壽徵焉何者以予私視今之人未有不志于功名  
者也然有得有不得得之則操操則慄慄慄慄之形每  
睢睢而矜觀聽不得則佗佗而不平不平之發恢惋悁  
怪瞽乎其不可制此豈其性然哉遇以時異性隨遇遷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故態不同摠之滑和非長生

安體樂意之道也陸伯氏以靜為其性自為儒為封君  
貴人少而壯壯而老有得有不得而無適非靜無適非  
靜故無少年侘傺之情無誓乎不可制之態無封君貴  
人之氣勢馮伯氏以動為其性升而沉沉而復升意無  
不得而亦無適非動無適非動故內忘得失外忘町畦  
兩伯氏之性不同皆自適其適者也自適其適則性得  
性得則天全天全則和豫通而不失乎兌日夜無卻而  
與物為春故曰皆壽徵也今年陸伯氏滿七袞敬承將

具舟楫迎養長安舍中諸門下士亦將介敬承為伯氏  
壽敬承所舉武闡士若干人來乞言予小子何知長者  
姑述夙昔所為壽徵者復之若馮伯氏長予小子五歲  
耳尚未及稱壽則請俟九十為卿士時予小子然後為  
抑之詩以祝之

賀御史大夫帶川劉公八十壽敘

莊皇帝臨御之四年東西邊期大舉深入京師戒嚴有  
詔特開制府于通州起前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帶



川劉公于家統諸路入援兵馬公至明號令申約束壁  
壘旌旗精彩皆變敵偵我有備逡巡退去諸援兵解散  
而公亦乞身歸矣公歸二十又二年為今萬厯辛卯公  
春秋滿八十鄉之薦紳先生將飾羔鴈以賀而授簡小  
子登使修酌者之詞予小子髮始燥時公已宣力疆場  
議功名于世今予小子髮且種種亦竊妄意公老矣比  
戊子之夏予小子以使事過公里候公起居見公齒髮  
形神無異壯夫又里中人言公每以歲時馳逐角射擊

狐兔以為娛因嘆卓犖非常之才造物所獨厚其精神  
意氣與常人殊蓋常人之精神意氣常不足而非常之  
人常有餘夫以不足而覬心于有餘故用之而常見其  
不足惟有餘故隨其所用皆用其所餘而不見其不足  
公生平數歷十七治戎國家歲苦邊則借公防邊苦倭  
則借公勦倭其節旄所指東自遼海漁陽西北則上谷  
雲中又西則榆林南則浙西七閩暨粵之東西大小百  
戰親執桴鼓立矢石間或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或以寡

擊衆以弱卒抗方張之敵或彎弓橫戈以殿大軍衆或  
股慄失色而公精神益壯意氣益閒數遭口語或以功  
為過而公一不介意亦未始一語自明一聞詔命即怡  
然就道跡公所歷無論南北山川風氣燥濕異宜即馳  
騫于鋒鏑出沒于波濤搖撼于是非毀譽成敗利鈍之  
中在常人不勝其憧擾憂勞之態而公處之夷然不因  
以滑和不因以虧其生則公之精神意氣猶橐籥也豈  
非造物所獨厚以為社稷之衛者哉肅皇帝最知公屢

承特簡兩起公于衰經之中而授以兵柄故嘉靖之季  
公之勛庸最多自西敵款關邊圉無事世無用于公而  
公亦無求用于世今敵人敗盟虔劉內地天子憫然西  
顧勤拊髀之思廣羅才杰期以宣助國威安固疆圉予  
意求嘗試之臣不若求已試之臣用新進之臣不若用  
老臣秦之伐楚不收功于信而收功于翦漢困先零廷  
臣無踰充國者公功在邊疆名在天下今之敵國固耳  
聞而心攝之矣主上儻還公舊任令得用其所有餘者

一戰成功班師奏凱著續王朝立威塞外此正公鷹揚時也何憂邊患哉詩人頌君子無期之壽而先之以邦家之基夫常人之精神意氣不足故不得不斂之以自壽其身非常之人不直自有餘每用其所餘以建功立業令邦家奠安而身名俱泰此大臣之壽而詩人所謂無期者也予小子不嫻于詞敬以是為公壽而復諸薦紳先生之請

壽甘母吳太孺人序

甘侍御維藩予禮闈所舉士也侍御始為令滿三載得封其母吳為太孺人又五載入為侍御史又三載而太孺人壽滿六袞于時侍御方北按兩關南按楚王事鞅掌不及以時歸為太孺人壽獨心怍怍懷循陟屺之思焉今歲辛卯太孺人六十加一侍御方被命按吳得以其便抵里中稱膝下之觴而侍御君同門友官都下者咸欲介侍御為壽從予受詞予惟人子于母苟可自効其力無愛也然實無可効者何者子之願親不過曰

福曰壽天下之壽考福祿視其親之德耳則是福壽者親之所自有也人子何所庸其力為人之子而于親之福與壽一無所庸其力于是不得不兢兢然立身行道慚以榮名奉其親故人子之榮親以名其壽親亦以名昔雋京兆每行縣有所平反則母喜不則怒不食京兆欲就母名故為政不殘今去漢久遠而雋母之賢人能道之此榮其親以名者也魯侯宜大夫庶士于是詩人歌燕喜而頌壽母今去魯逾益久遠而魯壽母之名不

衰此壽其親以名者也夫曼倩為京兆即多所平反不能出京兆外魯侯雖主一國然地不越數郡其所宜大夫士亦且有限而二母藉之聲稱當時榮施後世今侍御所按部自燕趙暨于吳楚大郡數十其身所平反何限藩臬之吏郡邑之長稟仰畫諾其所宜者何限諸所宜所平反戴恩德而頌太孺人者又何限太孺人身不出閨閣而名聞九重德載制詞舉手加額祝千萬年壽者半海內是侍御所得効于太孺人者以視古二母不



知其何如然予私意曼倩賢者獨史不載其母之年魯母誠壽而詩所稱率多媿詞無事實侍御雋才今且駸駸嚮用其遵用慈訓以膏澤蒼生者日以益盛太孺人視履强健日見其子廣錫類之孝錫庭闈之光者無已時即垂之史冊播之歌頌恐又二母所不得兼者矣侍御歸恭謁上壽其以予言為太孺人誦之太孺人將訢然舉君之觴又將北向而舉二三君子之觴

一崑李封君七十壽敘

曩予分校禮闈得求春李開芳伯東氏制義讀之溫醇  
爾雅甚愛其為文比見其人則溫溫大雅蓋望之而知  
其為君子也夫文士之文直文耳考其人即如其文者  
百不一焉以此重其為人伯東官度支精勤舉職司農  
胥役視諸庾為外府歲時私其餘無常數伯東不欲以  
民之脂膏填谿壑節而弗與三載積羨幾萬石留以遺  
代者伯東不難以身為怨數而名日起予以此益重其  
為官予既久與伯東交得悉其家世始嘆伯東之砥行

不獨天性然也蓋得其尊人一崑先生之教多焉先生博學工文詞以明經久待銓次廼能絕意仕進獨與其弟少崑先生日奉其母太夫人溫清朝夕融融然適也先生家素裕為義田以贍族人至親戚閭閻之寒欲衣飢欲食窮乏欲周者皆歸先生先生以緩急資之無慙色至于自奉則簡澹朴素結社觴詠之外無所紛華夫天道損有餘益不足而人每席有餘之資以求滿其所不足先生辛勤鉛槧即博一官未足以償其初志顧重

親而輕功名輒棄去不就華衣美食極聲色之娛亦富人常態廼儉于身而厚于人天以有餘奉先生而先生歆然自處于不足之地故今伯東有聲郎署先生以伯東貴冠服煒然稱封君而太夫人猶健無恙仲子舉于鄉將與伯東接武競爽庭闈燕喜福履融宅則天所以益先生而先生不知也客歲秋伯東從里中來言先生今年滿七袞蓋予悉先生生平而後知伯東之所以能官因先生之教伯東而知先生之自為壽夫人之長生

者非能續之使長也謂滿其生之數也太倉之粟歲歲  
灌輸至多矣然不積則不盈假令人人如伯東滿三載  
積至萬石又安有窮時財賦者國家之命脉也人身之  
精神命脉賦予有限以有涯隨無涯則日靡日損而流  
貫有所不浹先生既以節嗇之理為身又以節嗇之理  
教子蓋深于有餘不足之說者形不勞曷敝精不用曷  
竭觀今天之所為福先生知其所為壽先生者矣老氏  
云修之于家其德廼餘由此言之先生之壽固未可量

也請以是藉手伯東而佐先生之一觴

王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叙

先是直隸按臣言臣所部有文安縣孝子王某者生甫  
朞月其父某棄家去不返孝子長有識輒自傷曰天下  
豈有無父之人哉吾不難殉吾父獨奈何無以奉吾母  
也既受室纔數月即辭其母往踪跡其父逾八年貧無  
資困者數矣賴有天幸不至殆卒感異夢得與其父俱  
歸今事雖往宜旌之以勵薄俗天子是其言為表其閭

而孝子之名遂大顯孝子有丈夫子六人其少者曰贈  
觀城公觀城公四子兩舉進士兩進士者今戶部郎中  
應霖尉氏令應期也戶部君主度支久大司農以為才  
推擇司遼左餉戶部君有難色予謂君難遼左耶君曰  
臣子之職事不避難吾何有于遼左第遼邊地去吾鄉  
遠勢不得奉吾母偕行吾母老矣吾安能無陟屺之感  
也予甚服其孝因知君有太孺人云君去遼之明年為  
萬曆辛卯太孺人春秋滿八十太孺人有壻御史中丞

蒲汀姜君語予曰自不佞為王氏壻與戶部君兄弟同  
研席者十餘年太孺人以子畜之今幸得以便歸登堂  
為壽敢徼一言于子予因問太孺人聞儀狀姜君言太  
孺人性勤儉又至孝事其舅姑暨其繼姑甚得其懽心  
予因嘆婦人之德不難于勤儉而難於孝婦人之孝不  
難于事舅姑而難于事繼姑彼子如伯奇賢如閔損不  
能得之于繼母而太孺人能得之于繼姑甚矣太孺人  
之孝也昔萬石君馴行孝謹而諸子孫皆孝以孝聞于



郡國王氏自孝子以孝為子孫率太孺人遵用其教以  
事其尊人而戶部君兄弟皆化于孝夫孝之道可通于  
神明神明所祐則家其用昌身其用寧故太孺人行年  
八十坐視其子孫之成立而形神不少衰非偶獲倖致  
也天生戶部君兄弟立身揚名以報孝子生太孺人以  
生育訓誨戶部君兄弟而又使壽考康寧得身食其榮  
以報太孺人是太孺人之身天所保艾不限于司命者  
世之談母儀者操一機杼吞一鬴糲即斤斤焉侈其勤

儉而冀壽考之來如持左券以方諸太孺人蔑如矣此  
大小之辨也太孺人之壽也戶部君兄弟各從官所出  
祿餘市甘脆純綺以進而伯季在膝下者率其諸孫曾  
舞綵于堂進百歲之觴又會中丞君過里中執爵而就  
子列煌煌乎華觀哉使邑之父老子弟望廬而嘆曰天  
之報施孝子如此則太孺人之壽所為風者大矣

封給諫雙橋劉翁暨配范太孺人偕壽敘

雙橋劉翁家世業儒翁少以儒名試輒利久乃弗利翁

益下帷發憤誦讀不問生業范孺人操作佐之至朝夕  
不給淡如也不為輟業翁性質直諸所為事親交友一  
稟于至誠有田若干畝饘粥所資庚戌大蝗所過無遺  
穗翁整衣向蝗祀之蝗飛去不為害其至誠能動類如  
此翁有子今左給諫濟滄君讀父書穎悟過人翁撫之  
嘆曰造物令吾售也不至今日至今日弗售也命也吾  
有子能竟吾志吾尚矻矻胡為乎會莊皇帝御極詔博  
士弟子年高有行誼者予冠服郡即以翁應詔牧伯為

致章服如制翁既脫博士籍乃一意督給諫君于學而  
范孺人日從史之給諫君遂成進士讀中秘書有聲于  
諫垣歲辛卯典試東方士便省其兩尊人依依子舍不  
忍去翁孺人覺之促之行曰若起諸生歷清華居耳目  
之職官以諫為名當日取天下事為主上別白言之以  
庶幾報萬分一奈何以老人為念且兩老人健善飯又  
吾家望長安如在宇下若第往吾當乘春和就養長安  
舍給諫君乃還報命今春仲遂具板輿迎翁孺人于邸

舍會給諫君滿一考最得封翁如其官母范為太孺人時翁七十加二孺人亦如之里中諸大夫宦于朝者欲介給諫君為壽而不佞修酌者之詞予惟士方俛首佔俾未有不欲自致顯庸者致之不得而求得于子則涉世久長故父母而食子之報者百一耳人情久抑而不得遂一旦得于其子不怙勢以凌其鄉人即聚物以自愉快其不然而不以是兩者累其嗣人又百一耳為人父母而不得食子之報人子無可奈何于天食子之報

而累及其子人子無可奈何于親翁孺人雙白同榮親  
見其子之成立躬睹制詞身披法服生平蒿目而不得  
致者自其子得之而意常有以自下郡大夫賓禮之學  
宮辭不往時或有所造請猶引諸生禮避匿之兢兢然  
若恐開罪于鄉之人貽給諫君累者給諫君竭鍾釜之  
入供為旨甘而翁斥甘旨之餘周其閭里居處服御深  
自貶損無加于為諸生時是造物嗇翁之前豐翁之後  
而翁居嗇以嗇居豐亦以嗇老氏論嗇謂之重積德而

要其歸以為長生久視之道翁其得老氏之旨者乎老氏又言修之于身德乃真修之于鄉德乃長修之于國德乃豐翁之居身若鄉其大較可睹矣幸出其緒餘以訓誨給諫君使毋以貽父母憂而避德怨毋以避德怨故而諱謬諤倡衆正之風矯羣枉之路令服給諫之能者誦庭闈之教則翁之德嗇于為身而豐于為國其所為壽者大矣

李母程太宜人八十壽敘

納言李君有母曰程太宜人者當君為令時封太孺人  
後為納言晉今封封三年為萬厯辛卯太宜人壽七十  
有九矣諸大夫與納言君游者願舉百歲之觴而授簡  
不佞登使為之辭不佞與太宜人同梓里閨閣懿行知  
之頗詳蓋有合于壽理者四焉太宜人之歸于贈叅議  
公也不及事其舅姑獨得事其大母臧孺人當其時臧  
孺人春秋高而叅議公有一弟一妹尚幼叅議公又為  
諸生習博士言不問家人生業聞以內咸倚辦太宜人



太宜人躬勤機杼操井臼上奉大母下贍食指外佐叅議公于學內撫育其弟妹畢其婚嫁甚得臧孺人懽心臧孺人嘗執其手謂曰孝哉婦也吾無以報婦願婦有婦如婦孝也夫婦德莫先于孝孝者百順之原而福之基也是宜壽叅議公博學能文一試輒受廩于庠然數上有司數不利心不能無少望太宜人常持時命之說寬釋之叅議公學無輟業卒以明經入貢者太宜人力也夫為人婦者日望其夫子顯庸耳安計其時有利有

不利哉太宜人甘心隱約無缺望信命樂生外物不以  
滑其和故其天全而神無卻是又宜壽太宜人仁心為  
質能卹窮賑急下至臧獲大不至笞小不至詈納言君  
始綰綬時即諄諄戒之曰若未仕時見吏務為嚴峻者  
每於邑非之意恨不自為也今若乃自為之矣其麗法  
求中勿令人更於邑非若哉納言君遵用其教兩宰劇  
邑嚴而不殘兩邑之人聞之亦無不舉手加額誦太宜  
人仁祝太宜人壽者夫仁生理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是又宜壽太宜人生而端重幼習女紅不妄笑語以此  
為婦則為母儀今老矣日惟靜坐一室性尤簡澹無所  
紛華即家人無敢以諠譁之色靡麗之服見者昔人有  
言端慤凝靜者天福之夫天亦安能屑屑然日求端慤  
凝靜之人而福之哉天下之理陽主動陰主靜順之則  
吉逆之則否太宜人之端重靜之體也靜則有常是又  
宜壽故曰有合于壽理者四焉故今行年八十而耳目  
聰明手足強健不杖不扶望之者知為壽徵也諸大夫

曰信如子言皆太宜人所自為壽矣納言君獨無所為  
太宜人壽者乎曰有之方納言君之以治行徵也宜入  
為臺諫會有齟齬之者乃得郎署踰年而晉今官夫納  
言誠尊重然宣德達情主在修故事胸臆約結有奇安  
施又遷轉率不越其曹人或為君怏怏而君顧甚懽予  
間問其故君曰吾嘗讀靡盬之詩嘆為人臣者之不能  
為人子也藉令吾得拜臺諫東西南北惟主上所任使  
吾欲順吾親而舉吾職吾又安得行吾志而奉吾親哉

今吾官不出長安長安望吾鄉一水洋洋不數日可達  
吾思吾母即奉而北吾母思吾鄉即奉而南吾母甚適  
也母心適吾願足矣官之冷煖奚計焉予聞君之言若  
此此即君之所為太宜人壽也夫母之于子欲聚廬而  
處者情也欲違親而仕者勢也非其情也非其情而強  
抑之以令其子人子亦非其情而強抑之以從其親于  
是有循陔之思有陟屺之懷猶澤雉蓄樊神雖全不王  
也納言君之母子寧有是乎既以祿養又以志養故曰

此君之所為太宜人壽也太宜人者之自為壽不逆其理  
納言君之為太宜人壽不逆其情由此言之太宜人者  
壽非不佞所能量也

奉賀李母程太宜人八十壽敘

凡人情有所德則思報報則祝祝願不已則冀望以不  
可必得之福人思以此自報其所天報人者亦思以此  
報人之天母者子之天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德  
無極報之之心亦無極故子即至愚靡不欲其親之千

萬年壽者夫人之壽以百歲為期其不能千萬年亦明矣而人子必以冀其親者心無窮也報人者亦然故詩人之頌魯侯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夫德魯侯則亦祝魯侯壽已耳而必及其壽母亦若欲其母之萬壽無害者何也則思報人之天者也友人納言李公筮令于齊與校文之役所得齊魯諸名儒往往輒成進士公亦輒以所得于慈訓者教之仕則公于諸士師之乎實子畜之故諸士眎公亦師之父之而其眎公母程太宜人

亦猶其大母也今年春二月太宜人春秋滿八十時公  
門下士于君泰寔方為西臺侍御史而何君乾室適以  
大計至于是兩君思為太宜人上萬年之籌而過不佞  
使為之詞予念兩君皆嫺于文奚不自為一言以發祝  
願希望之心而顧俾予代為之言也又念魯侯宜大夫  
庶士則感德而思報者惟大夫庶士為甚乃壽母之頌  
不出于大夫庶士而出于詩人之口豈以詩人之詞能  
揚徽美備采擇而垂無窮之問哉故詩雖不具言魯母



作如何壽而至今百千餘年魯壽母之名尚藉以不朽  
慚予小子何能為役獨念當太宜人設悅之辰有聞人  
顯者稱門下士與諸子若孫鞠臚奉觴祝壽考而頌萬  
年則李壽母之名當藉二三君子而傳之百千萬年與  
魯壽母並稱燕喜矣予客歲之春曾從諸大夫後升堂  
而觴太宜人述太宜人母儀內則有合于壽理者甚備  
故茲不具論而論兩君所為感德思報祝願冀望之意  
如此以先諸酌人

賀姜母劉太孺人七十壽敘

世所指吉祥善事無越富貴壽考故人情于此罔弗希  
覲者然一有希覲即屬非望惟人子舉以冀其親而人  
不議其非若曰此必至之情不容已者也獨奈何親之  
子子而亦以是冀之也子幸而成立日望其為達官貴  
人即貴矣日望其富厚以自腴又日望吾壽考安寧焉  
而久食其報見世有富貴熏灼者不勝其艷羨焉而舉  
以責望其子子不得則悶悶然如農夫之望歲焉繇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不肖者率溺志其中即賢者亦不能不貶損其志以就親心之所欲而漸奉一日之歡則教之失而俗之靡也自予與蒲汀姜君並官交戟之內知君有母劉太孺人又知太孺人母儀甚備姜君無它兄弟獨子耳婦人之情無弗憐愛獨子者溺于愛則疎于教而太孺人兼用愛勞以佐義方之訓君既釋褐服官政又時時以約已便民之意砥礪其志節勿使沈于俗而浸淫于富貴利達之中不愛紛華以示意指而勸其廉故二十年來亦

有祿入以給滑柔而甘旨無加味也用御史晉今封寵  
榮光大而翟瑜不恒御也獨聞君為長令能以愛利為  
行則喜聞君為御史惠文所至聲稱燁赫則喜聞君守  
廷尉輔法而行多所平反則喜聞君橐中蕭然不以黃  
金歸介壽則又益喜人見太孺人年開七袞髮不加皓  
而加澤貌不加癯而加腴以為是姜君能以祿養致然  
而不知其是能以職養者也君惟以職養不徒以祿養  
故能守其榮名厚祿以奉太孺人故能順適太孺人之

志令優游于榮名厚祿中而載其恬愉以究于高年夫  
曼倩由母為良吏而雋母以曼倩顯孟博由母為賢人  
而范母以孟博顯以太孺人方之奚媿焉此皆不爵而  
榮不祿而富不久視而壽而况太孺人又富貴壽考如  
此其備也恢乎天壤蓋無幾矣予不嫻于詞不能談壽  
理姑因諸大夫之請而妄意太孺人所為壽與姜君所  
能為太孺人壽者如此

壽邢槐憲年伯七十

不佞之成進士也與文安邢公照同籍因公照識其尊人槐憲先生先生世以戴氏禮教授于鄉鄉之學禮者皆出先生之門先生賦質醇粹為文典贍自視取一第如取諸寄乃門下士多以資逢世公照亦舉甲第官行人而先生猶然守博士籍也可不謂命哉公照為行人滿三載例得貤榮先生先生不應守舊業如故久之乃以明經為博士又以博士高等為定陶令令定陶未朞月會意有所不可輒自免歸郡守監司相與挽留之竟

去不顧時公照方以度夫郎督餉寧武聞先生歸意或有它恙亦移疾歸侍食飲而先生固無恙也又時時督公照出公照出之明年先生春秋滿七十曾公照奏最晉封先生如其官諸與公照厚善者欲以言賀先生而先生門下士大理少卿姜君來徵言不佞竊聞古人有言人之性壽夫性者生也人生而具耳目心思口體則亦有耳目心思口體之用如耳之聰目之明心思之智慮口之言四體之便利皆性也然愚者不能用智者能

用而又極其用不能用者無所貴壽極其用者自汨其  
壽夫唯在用與不用之間者為能達生而年壽得長焉  
夫聽不能聰視不能明心思不能慮口不能言四體不  
能便利此其與木石何異世亦奚賴若人者而用之也  
故無所貴壽智者聰明馳騫意慮經營率足以從其所  
欲欲無涯而用亦無涯迷而不悟役而不休智殫力竭  
未老先衰然後鑑形羞貌興歎嗟之思焉譬之大尊酌  
多而速盡此自汨其壽者也先生之才睥睨一世即不



遇于時而亦不欲因貴于公照志將有所用也卒之訓  
士士服治民安窮經之用庶乎見一斑矣悠悠世路  
曷其有極濃艷薰灼亦復如是故上不見齟齬內無所  
屈抑而一旦飄然掛冠如棄腐鼠茲可為庸俗道哉耳  
不極聽乃有餘聰目不極視乃有餘明心思口體不極  
用乃有餘閒今稱七十人古所稀矣髮不加短而益澤  
形不加癯而益健此非有所增益也為能滿其生之量  
也然先生以能用者自用以不極用者寄之公照與諸

門下士以大其用自用者可以不極而寄諸人者則無所不極是先生以不極之用壽身而以無所不極之用壽天下也先生嚴不佞不敢以諛言進敬論先生所為壽者如此以先諸酌人

誠齋許公母邱太夫人九十壽敘

邱太夫人者憲大夫誠齋許公母也方公為侍御時真心直道侃侃不撓予心慕之然猶未悉其能孝比讀公陳情疏而後知太夫人之賢與公之孝也太夫人舉三

子公為中子以嗣其仲父後久之嗣父舉一子公為訓  
植之底於成立為諸生而嗣父亦以公為令最封如公  
官嗣母稱孺人太夫人固猶然未沾一命也既而公之  
昆季先後不祿太夫人無所恃以為養公乃疏言其狀  
乞身侍太夫人上憐而許之公得復為太夫人子會公  
被新命備兵津門於是備板輿迎太夫人於宦舍而太  
夫人壽適滿九袞郡伯陳公暨諸長令為公屬吏者欲  
以時為壽而命予修酌者之詞予惟人情嚮其利則見

德見德則祝祝則欲其長久而安寧故人子思壽其親  
德人者思壽人之親其心曷極然壽非人力所致也天  
實司之天之所福在德所視聽在人人孰不各愛其子  
而太夫人不難以其賢子為人後此其心天鑒之矣天  
以公界太夫人而太夫人乃俾其為人之子天終欲以  
公界太夫人乃復為公嗣父而生子公嗣父無子而有  
子然後太夫人無公而有公夫既與之以賢子必與之  
壽考以食其子之報此天道也况公自為令至歆歷藩

臬所至有惠愛為德於民民之戴德思報者靡不舉手  
顙天祝公百年祝太夫人千年天之所報未有不永者  
也人之所願未有不報者也今太夫人九十耄矣聞從  
闕中來歷遠道犯風日而起常蚤卧常遲無倦容無難  
色盖天之所厚氣王神全壽考之徵已見於此非可以  
尋常壽筭拘也予考古之奉母以養者在漢有雋曼倩  
曼倩為京兆每行縣還其母輒問所活幾何人即多所  
平反母喜笑為加食不則母怒為之不食彼雋母誠賢

然喜怒之異情也加食與不食之異度也雖以訓子不  
無滑和公之廉頑貞淫禁奸剔蠹惠每寓於威之內德  
常行於法之先出以飭治入以侍食太夫人聞之當欣  
欣色喜日為加匕箸甚適已此又公之感人格天而為  
太夫人壽者也太夫人坐邀綸命之賁期願當未艾矣  
予為公宇下士不敢以飾言進直述太夫人必得其壽  
之理如此以復諸大夫之請且以質之於公

甯封君六十壽序

昔人有言水之性清土者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汨之故不得壽夫人生也有涯而物無涯貧思富賤思貴富貴思永久思而不得則戚得則復患失之於是相办相劇以至耳不可聽目不可瞻筋骨沈滯六臟百骸抑鬱失宜則汨之者之害也是故惑人棄生以徇物賢者節物以貴生節物者非能離物而能不汨于物則後泉先生是已先生少業農農之外無勤也暇則與野老田夫斗酒相歡自以為樂也有子登甲第官禁近歷

水部大夫而業不遷也再沐恩綸官視其子稱尊貴人不以為華也祿入得日具甘膳給穀紵而蔬素無改於舊也令子假道歸問寒暄依依膝下則譙讓之不欲以私恩稽王程也兩具安車虛子舍以待則默不應以示不如田野之逸樂也世之遊心淫思艷冀而不可得者彼且為土苴彼且為浮雲彼且為駢拇枝指而一不入其靈臺則孰能汨之者嗟夫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神不汨則王精不汨則凝



氣不汨則充耳目不汨則聰明筋骨不汨則堅強六臟  
不汨則賅而存今甲子既逾而志慮步履無異少壯則  
節物之功而貴生之效無異術也繇此以往即耄耄期  
頤猶近言之矣先生滿六袞時令子方壽先生而不佞  
登則敬述先生之所為壽以授諸酌者

淡然軒集卷四